

僑吳集卷之九

遂昌鄭元祐明德著

記

平江路新築郡城記

吳自泰伯十九世至壽夢而吳始大及王闔廬用伍子胥而吳之城郭宮室遂為東南雄藩世言泰伯城僅周三里二百步在今梅里平墟夫泰伯以天下讓宜其不肯自大其城也及闔閭徙都於今郡城於是子胥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築大城周迴四十五里其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卦城邑既完府庫既充遂觀兵上國一傳至夫差而子胥以忠諫賜死未幾吳為越



併漢亡孫吳嘗建都於此矣更江左六朝以迄於唐末
五季歷前後宋要皆以吳為大藩屏世皇之一天下以
四海為家六合為宮不設險於區々之城郭也至正十
一年紅巾賊起汝陽明年浙東海寇燒劫崑山是年廉
訪憲司僉朝鮮李公巡案吳下深惟平江賦役供國家
經費什之七郡無城郭何以禦寇乃謀於監郡西夏六
十公郡太守真定高公時百須之出於吳者日不暇給
然築城之役則不可已於是會司屬僚佐驗民之家貨
產厚薄計量城之長短高下分築之罷弱戶則悉汰去
之常時役不及而豪強者則糾率之寧夏高公為南臺

御史大夫及太尉首捐貲以助役水司亦捐官幣一千
錠漕府皆捐貲俸然太平日久一旦興大工役民夫十
餘萬當盛夏揮鋤如雲下鋪如雨城之大綿延數百雉
漫不知何從列楨榦於是公曉之以程度示之以槩範
勉之以誠慤必若是而後無善崩之憂民志既齊無敢
或惰遂經始於是年夏四月畢工於秋八月城四向一
仍子胥之舊若水門則仍宋之舊獨啓胥門上建忠孝
王廟餘五門之上亦皆祠神蓋興役時慮暑雨鬱為民
害乃禱於神以祈祐城既完故列祠以答神貺城之高
以尺計凡三十有三城之趾則三十有五疊石三層以

為固城之面則廣丈六尺皆甃以甃仍甃大瓦作水溝
每門建戍樓以謹斥候嚴烽燧當人馬陟降處皆列置
蛾眉甬道門內外構屋設官居之以察非常城於是備
矣其先慮民力不給爰給中統鈔二百五十貫白米一
千斛至是合官民用財凡若干萬定米若干萬斛論者
謂是役非廉訪使公勇於敢為則無以續子晉之功於
二千載之後也城既完吳民始大喜有依衛則又相與
嘆息言曰明公非有一廛之田一區之宅在吳也然若
心焦思以完斯城者蓋上以為國下以為民也况吳東
北瀕大海西南枕震澤於澤國四通五達之衝也郭郭
之內官糧貯於廩庾者歲數百萬設城郭不完寇攘逼
近將何以為國計乎既完城以為民衛繼今所以守今
禦之者則在乎明有司承流宣化蘇民之力以固結其
心使吳之民愛戴其上如子弟之親父兄手足之捍心
腹夫然後則其民以仁義為干櫓以禮樂為甲冑人心
既固則與此金城湯池併為天險於無窮也已李公名
朶只字仲善

重脩平江路儒學記

維吳有學肇自范文正公父子更宋渡南而吳之文廟
與學宮始大備至國家大一統興學勸士累詔郡國六

七十年之間所在學校誦聲相聞顧吳為東南雄藩學
興於范公宜特盛於東諸侯然更頻年郡非不大也而
土力實耗於往時民非不多也而資力實罷於昔日則
夫學校之教禮樂之文亦有所不逮也已事稍上聞於
是廟堂慎選守臣而燕人吳侯由彰德路總管仍授大
中大夫即拜平江中書遣使以堂帖賫起奉璽書得乘
駟南下用示特恩公既至首謁大成殿仰見殿脊勢將
傾圮甍桷欹墊欲壓尊像自聖師以下綵繪黜剝窓戶
闌楯髹漆皆舊暗候乃惕焉疚心即裒稽贏節冗濫悉
徵每歲廩之入畸度積可敵費乃鳩工庀材一新禮殿

并兩廡戟門自聖師以至從祀諸賢冕袞圭佩五采煥
發如日麗天且重建外門揭示文廟采芹官臣之所戾
至也至是亦一新之禮殿前舊設樂軒久撤去迺近香
案殊失廟貌深嚴之意侯命復之雄渾沉厚而廟益以
邃密僉謂吳學自數年來支柱庫傾苟遮目前率多具
文無教養之實豈若侯誠慤一枕以興學養士為己任
也哉乃磨石紀辭以章侯脩舉廢墜之實謹按中吳自
泰伯端委以臨其民其後子游生於海虞乃北學於魯
聖人之門風氣既開賢者輩出由其山川之秀不可閔
若夫庠序之教則尚未大備也至我吳公雖長於北方

及歸典鄉郡深惟桑梓之故莫先學校之教由是大於興吳學今宋社已墟而學宮成於公父子者迄今不墜雖其間張弛有時不同熟更久而愈益嚴重則以公父子里閭之故也今侯啟歷中外而以才望為吳守臣其潔白之操愷悌之政要其心不以文正自期待者固不能若是也因紀侯脩學之實而侯之德美因牽連得書謹記

海鹽州學興建記

海鹽於故宋畿壯縣地雖斥鹵而其學宮養士之廩入造士之槩度粗皆有緒而可紀江南歸職方壯縣例陞之州於是海鹽學與州同陞州有學誦薄尤宜加之意况不為過薄者乎第長吏因循而教官又忽畧則其荒墜槩可想見至正七年夏六月松陽葉侯以奉政大夫來為知州侯始筮仕即以才名為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架閣管勾其於興學勸士得於風紀之地者源委遠矣况素勵己以講學潛心於理義則其視學校興替為何如侯未上之先天台黃君國才典教是州睹學宮之弛念事為之難積快於中而未克展布甫十視朔而侯至至三日廟謁禮竟侯謂黃君以為國家列聖相承明詔誕頒致重學校今茲黌舍蕪圯不加脩士氣萎蕭不加

振豈守令承宣德化之謂乎君聞侯言即以其目請於
侯曰大成殿春秋合樂以致祭朔望釋菜以瞻拜使燕
反而無以揭虔表誠何以謂之清廟燕居閣上肖聖師
中：天：之德容下俾學者來游來歌今而歌聲勢將
壓翼殿東西廡列祀諸儒賢使衮冕圭組黜昧弗章遵
豆壘爵薦裸無所豈非褻慢之大者乎明倫有堂：有
四齋所以待士授業藏脩也苟非涼燠適宜明敞深潔
則欲講肄而討論者何以成其麗澤之益也前之繕葺
者踵相接然率具虛文今非仁侯加之意則亦苟焉而
已耳侯覽君所條列遂惕然於懷謂之曰學宮廢墜乃

若此將葺而新之必不可承昔之苟也苟焉以掠美顧
莫若已也於是侯與黃君稽研商確計饒士之田畝且
踰萬第以民曠而土瘠歲入絕什二重以失收冒吏姦
弊全積於是考昔逋租驗今庾貯徵宿負發見廩且併
各捐衣布之贏得中統鈔若干緡鳩工庀材當炎暘侯
與君皆身董其役而不肯少憚其勞於是一瓦一椽一
甍一礎要必堅緻壯朴可以能風日可以支永久經始
於是年季夏裁四閱月而學宮一新殿前殊淺偏為朔
設樂之軒凡黃君所條列以請於侯者靡不一：就緒
庾漏帑庖亦無滲漏於是海鹽之學雖僻處鯨魚潮汐

之孺一朝而觚甍飛丹艷煥耀不獨州人士觀感鼓舞以戴侯與君之德若海島浦溆之上漁鹽商販之民帆飛艘纜出沒於望洋向若之際聿觀學宮之興亦皆歛衽以鄉道是則學校之助與為多烏夫昔魯人頌泮宮其在泮者不獨文事而已至於獻俘受馘亦在焉由此言之士成文武之才就道德之實者未始歧而二之也於後學校論政取士以迄於絃誦又其後則惟誦與絃又其絃而罷獨誦而已夫士誠專志於誦則誦者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本乎身心言行之微達之家國天下之著然則誦可少乎海邦之士其於誦習要必慎嚴乎義利之分理欲之判庶乎仁侯與賢博士道同心一新學宮之所致也歟

長洲縣儒學記

至元三年龍集丁丑平江路長洲縣官元同等言於大府曰國家疆理際天地糧饌之富吳獨擅天下什之五而長洲一縣又獨擅吳富四之一生聚之繁財用之博天下縣未有壯於長洲者而縣學不建職教不脩故自廿餘年來父兄之教子弟大率富者侈靡而不知禁貧者媮惰而不知所向之方自非興學校明義理則將何以定民志善民俗哉今天下縣皆學獨長洲於舊理有

所在廢址之上木支衡門漫名之儒學然誦聲不聞講
席不設民至有縱畜牧佃蔬圃其間昔孔子適衛稱既
富庶則必有以教之矧今興學勸士之詔數下而同等
坐視其曠墜若此則豈有司宣承之謂哉奈縣無夙儲
官無贏貲竊見徽州路學教授郡人陸德原向嘗捐貲
建甫里書院築度嚴密列之學官而德原一廛一區無
在縣境者誠得大府勸飭而獎勵之德原宜於此無不
盡其心者矣狀上路總管高昌道童公名德原示所以
德原作而起曰公牧我民厚完我民者無不至今又將
溥善教以漸涵之公之德意厚矣然則德原將何以答

公意哉惟罄竭心力期於壯厚高弘與公德化同垂永
久而已耳於是搜才簡工始於是年三月甲子更八月
丙辰學告落成門廡深敞殿寢尊嚴齋宮講廬庖湍庾
帑一是大備先是贍士廩餼未給德原復買田以足之
於是吳人士與大夫公卿睹學之成嘆息言曰長洲為
天下壯縣使其學聊且粗畧何以稱子男邦伯興建之
意哉今學成實雄壯與縣敵則其人士藏脩游息庶為
稱情也已况明守令為政知本末德原以儒者為學宮
事皆可書乃相率請記於予辭不獲為之言曰三代盛
時吳蓋陋邦自泰伯端委而君吳久之而子游北學於

傳異集卷九
中國自是聲明文物煥耀四方蓋子游生於海虞而長洲則切其地也今學之成豈徒美觀容飭文具哉善教者本諸其身而已矣故子游之宰武城必曰君子學道則受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即邑令長誠能推是以脩其身以及於邑之民將見民化政成風移俗美其秀民良士顧豈無子游之徒出而為邦家之光也哉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請以為記

文正書院記

至正五年龍集乙酉夏六月吉庶訪僉事趙公承僖分

巡中吳至則首謁范文正公祠下拜瞻廟貌起敬起慕作而言曰文正公以德以功既無忝伊傳之為輔相以學以識則有功於洙泗道統之傳故其具文武全才出將則安邊却敵入相則尊主庇民其先憂後樂與先知覺：後知覺者何以異豈非聖之任者乎其平生論諫直道正言剴切人主至上百官圖詆宰執為張禹觸犯盛怒雖坐推抑曾弗少阻詎不猶木從繩則止而欲后之克聖者乎當時天下郡縣未嘗皆置學公至吳首以已地建學故學校徧天下者自公始識泰山孫明復於貧賤中授以春秋遂大鳴聖道於時延安定胡公入太

學為學者師而河南程叔子實遇獎拔其後橫渠張子以盛氣自負公折之而授以中庸卒之關陝之教與伊洛相表裏蓋自六經堙晦聖人之道不傳為治者質焉固知道從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造就士類作成忠義之風以致道統之傳則公之學識於名教豈小補哉公之薨也所在廟食一以忠烈錫名顧茲中吳公父母之邦所宜大建祠廟萬世血食如之何而僅享之於私第况今國朝崇德報功在有書院以祠先賢豈有豐功偉德正學卓識如文正公而書院莫之建則是缺典豈有大於此者乎公八世孫文英具辭於趙公以為先公之功德學識誠如公所言顧惟范宗仰食於義廩食指幾千餘使建書院則官除山長有山長則有廩稍之奉矣今藐焉義廩不自給使但建書院以祀公慎選族人之賢者先主奉斯足矣官除山長則乞免焉於是公從其言時總管古燕吳侯秉彜聞公之所建明即叙公所言請於行省上之中書議有関世道且不設教官而以居嫡者世主祠而行教於事便由是二公裔出公幣羨餘命工益址而崇制既宏且固甫完屬元祐記之祐以蕞爾膚謗烏敢廁一喙於大賢之門雖然公之功德學識憲僉公知而言之則凡天下之士皆知道

之也知其人而不思效之可乎子朱子謂人之立志必當以公自期待况遊於公之門乎况郡人乎若然庶於公可無負所謂尚友者此也元祐言不腆謹用復諸憲僉公俾書之石焉

重建和靖書院記

宋禮部侍郎和靖先生河南尹公紹興七年用崇政殿說書召適奉外祠居吳之虎丘先生歿七十有五年吳守陳君芾乃始繪像建祠而勉齋先生黃公榦為之記端平間提舉常平曹君某請於朝易祠為書院乃始買田為經久計江南內附奪於僧有司以尊前賢勵後學不可泯遂已也於是以前府治東南陬故宋檢法廳事

基合若干畝建書院祠先生大德丁未山長王達為荆大成殿前無門徑旁無兩廡居民又加侵牟益見簡陋而士病焉元統丙子新安吳希顏來為山長克復故址又請常平提幹廳基以益之剔蝨弊擗浮濫積力稍久有志重建然猶懼或中沮於是白於太府時中書左丞耿公介督餼吳下聞而善之俄被召復請參政張侯傑侯又入為天官今郡守道童公廣明到正治稱第一希顏請新書院公曰治不本於學豈稽古崇德之謂哉即遷其從事分董程役而籍書院粒米之在廩者糶之得

中統鈔八千六百貫輦大成殿即新址而前為儀門：少
西為先生祠又西為土祠又西臨廣衢為外門翼殿為
兩廡殿後建習堂：東齋廬曰六有總為屋若干楹其
即工始於夏六月甫冬孟十月而書院落成矣初先生
卒於越：亦有先生書院先是希顏嘗為越之書院長
亦既盡瘁完葺及今再調而入吳故希顏每加太息曰
先生學繼濂洛道被海寓其大者斷不繫於一祠宇之
興墜然已何幸而一再獲長先生祠下哉既不佞無以
紹隆斯道之統緒若區：祠宇而復不能殫盡心力則
豈成承學小子之謂哉斯其志有可尚者已若夫先生
師友淵源出處大致皆具勉齋記茲不敢瀆惟槩言其
脩建始末云

穎昌書院記

國家右文崇儒路府州縣莫不有學猶以為未也故所
在有書院即其地之賢者而祀之江南歸職方書院之
建幾十倍於昔若中州先哲之所過化禮樂刑政夫豈
東南所可企及然由仁廟設科取士考於各省士額多
寡河南許洛為天下中然河南士額視江浙裁什之六
則夫兩地學校盛衰槩可見矣夫學既已布於路府州
縣博士弟子員稽經考古已自足於為治若書院之有

無多寡曾何損益於治道而論者則猶懇：以為言蓋先王之敷治也每詳內而略外先近而後遠故自其禮樂之文詩書之澤漸之以仁思摩之以德義未有不本乎一人心術之精微而能見乎廟朝家國之近遠故曰始於家邦終於四海今聲明文物乃獨盛於東南內外異勢詳畧乖方此中州有識之士所以動心於茲而執事者未必不以為迂也許昌馮君夢周所以建書院於潁昌有不暇顧夫或者之議也以為潁昌秦漢以來以武以文以功以德知名海內布在方冊者槩以多矣然皆莫若蘓右丞萬里出蜀用其所學以相其君及其老

也歸休乎潁上自號曰潁濱老人於是夢周請於其長兄尚書公及許下鄉曲之老成以為宜乃捐衣布之贏卜地於許下之某鄉某原營構結築為屋若干楹中嚴寢以安燕居之聖師後蠲祠以安蘇公像門廡齋廬庖庾庖滷凡書院所宜有者無不備官設山長固不門若訓導守之師則慎嚴其選必經明行脩可以就成人者歲以地三頃之入給之弟子不踰廿員多則耗其師之力旬月季嚴課試法必第其高下激賞以示勸懲事已畢具夢周言之官：言之憲省憲省言之中書中書禮部皆允其所請由是潁昌書院遂表著於北方夢周昔為

温州路經歷嘗梓鉞六經圖諸書及為平江路推官得庸學語孟善本并小學書夢周更為高經下註其為書版凡若干卷悉以歸之書院而不以私於其家其平日捐金以購買之書籍自六經傳註子史別集以至稗官雜說其為書凡若干萬卷亦悉歸之書院師生有欲借之者則具姓名列書目而以時謹其出納且慮書版所在民間得印者什無二三強有力脅之使印者什則六七是書板為學校累又買某鄉桑棗地若干畝計一歲之所入卑一歲紙墨裱藉工食之費則止矣其規制若是不惟勒之石又且聞之官其間防閑之纖悉意度之

委曲記有所不能竟者皆鐫之碑陰夫書院之設宋初裁三四長書院者皆郡太守職也固未始立山長與學正既立山長學正必積年勞著成績乃始陞郡博士於是學官往多庸常衆人夫以常人苟歲月則其所以教之者豈能成天下之才以待用乎後之來主院席誠賢者也固所不論其或不也當念夢周之創始是豈官高祿厚與夫祖父貲產哉是皆其兄弟躬履儉素銖寸積累不忍令其子孫獨有之也於是建書院與鄉里共職是院者當察夢周兄弟之心篤志以職教養至公以司出納庶彬：許洛之士不讓乎大江以南所謂本諸

身施諸家國天下出處進退彷彿乎穎昌老人是則馮
君之意也可不知所尚哉

吳江甘泉祠禱雨記

吳槩以水為國東出而為吳江其為州郭低窪人烟聚
落於浦漵之間洲渚之上耳州既左江右湖雲濤烟水
其為神龍之宮靈恠之宅尚何異哉自非神龍以著靈
而人托龍之庥以為命則其四封之內呼吸而治之者
顧何難哉州之東行涉江湖而為橋者相望獨茅四橋
之下水最深味取甘色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第入茶
經則其異於眾水也必矣世傳有龍居之州人即其橋

之北水之中泚建祠以享龍謂之甘泉龍王祠其來蓋
甚久矣至正三年夏大旱田禾焦然就槁民心皇：無
賴時高昌雅實理公為州達魯花赤憂心惻然乃捐已
俸市香燭宿齋戒躬致情詞於昭靈觀道士富恕乞為
將誠籲天而公率僚幕胥吏之屬悉徒跣謁龍於詞下
再拜稽首為民請命富君乃用其教法役神召龍煉鐵
符投搗水符纒入而雷殷：自水起玄雲四垂雨即隨
至公忽驚且喜以手加額曰神明不遠如此哉船迎龍
漫至州署有赤鯉躍入公舟中公命僮捧縱之波雨霽
沆告足即昭靈設醮謝比竣事復迎牲祠下合樂大饗

以答龍神之靈。既足州遂成有年於。是州之人驩然曰。吾州依龍以為命。故水旱必禱。然未有若我公誠心懇至一念之頃。神人孚合其嚮。應蓋若執左券。交相付者。其故何哉。遂昌某曉於衆曰。若知公嘗為泗州長吏乎。天久雨。泗之民將為魚。公牋詞請於上帝。詞有曰。甘減一年之壽。祿願起百姓於泥塗。詞焚而雨霽。然則公之臨政愛民。至不惜身命。有如此爾。民亦知之乎。於是州之民悉公之心。戴公之惠。恃公以為命。有在矣。作禱雨感應以記之。

伏蛟臺記

山精木恠地妖水孽。蓋亦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故雖太平盛世。不能必其無有。然當盛時。君明臣良。朝廷清明。海宇寧晏。人之奸雄鬼之妖孽。一皆屏遁消釋。各安其類。於禮樂刑政之脩。明旂常廟社之尊。顯天氣和於上。地氣暢於下。人之類安舒泰阜於兩間。蓋由此也。然神仙奇異之士。雖不屑於世用。而心則淵乎天地之鑒也。靜乎萬物之準也。故能見人之所不見。聞人之所不聞。過計私憂。遠在數千百年之後。又何止冬起雷夏造冰。後靈召神。變幻目前而已。耶。世傳九州都仙。輕舉時嘗有縣記。謂後千年江心生。妙蹟下掩井口。則其所斬

之蛟當復出時則有地仙八百人而師則在豫章於是
番易胡君道玄之生適與縣記合君生有異稟幼斷葷
血紙衣草屨而其道術每於水旱蝗疫有時而取日雲
天借水淵泉起瘡癘殞螟螣其應皆章：可稽也乃至
正四年秋君艤舟東湖夜睹光恠赫然出隄南即其地
得鉄券一玦上有盟告之詞則都仙斬蛟之埋銘也要
與鐵柱相表裏可信不誣南臺真御史為胡君築臺以
券瘞其下而名之伏蛟臺奎章學士青城虞公為之記
夫仙真神人豈有戀於世而私憂過計出於人所不見
不聞而又遠在千有餘年之外茲胡君克紹都仙之烈
應縣記之言睹神幾於未動之兆伏精恠於欲作之先
自非仙真神人斷弗能若是蒙莊氏曰至人之用心若
鏡其胡君之謂歟臺成之五年續為之後記云

周玄初主醮來鶴記

古者聖人出而麟鳳龜龍亦出以彰其瑞事明載書傳
必非厚誣斯世然豈聖人有意為之固不然也蓋厚德
之積疏之為祥風潤之為甘雨著之為景星慶雲夫若
然者使聖人有意而為之則不足以為聖人矣後世道
家者流其高者輕舉次者長生又次者方藥煉餌又其
次者醮祭科教若夫醮祭則有交於神明之道焉神明

者玄虛冲漠非視聽所能親接然禍淫福善每若司其柄以答響是豈神明為不可依憑也哉古今文士稱鶴為仙禽道家以鶴為仙驥世之人皆言仙鶴仙鶴云方人設醮祭之時壇陛嚴整儀容肅齊鐘磬華香冠服笏珮之類罔不端備儼然天神之是臨也人之情哀生於丘墓敬生於廟社人方傾誠神斯來格所謂仙真神人跨鶴而來者詎可忽於視聽之間也哉吳人周元真字玄初自童時即好老氏之學稍長為道士詣嘉禾城東紫虛觀禮其師李太無既本之以輕舉長生之道又參之以脩煉醮祭之術於是呼風召雷致晴雨若有神人從役之無不響答焉以吳城報恩道院虛其席即來歸主之至正丁酉夏吳守禦萬戶沈侯實薦母設醮禮延玄初提點法事其精誠孚格遂感白鶴盤空而來或引吭長鳴或低翔獻頂其多至四十餘隻與人相親若狎若馴良久斯逝一時之人因不瞻仰嘆異士友徐正甫預同觀者數輩咸賦詩頌美之惟侯以虎羆之職亦加起敬起悚乃索予為記夫鶴一羽族耳其往來靡常其性莫可馴狎其視麟鳳龜龍固不類其應祈而來非有神人司之與異人所致之吾未之信也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彼彼景星慶雲祥風甘雨要皆聖人以和

召和之所致不然冲虛玄漠之表非人視聽之所及焉
能加一髮之力於其間耶然則玄初不得不謂之異人
而茲事不得不謂之異事春秋紀異則書故予不靳樂
書之用冠群玉云

白鶴觀祠堂記

國家混一之初世祖蒐羅海內才俊用之惟恐其或遺
於是魁竒磊落之士往、顯功名於當世若嘉議大夫
平江路總管致仕郡人張公正卿是也公初未冠即北
上撫仕倖直殿廷出入禁衛久之成宗愛其小心謹飭
賜名伯顏大德間出官江南累陞漳州路總管原公自

膺柄用四貳郡政一留鹽運同知將老而再牧名州至
以清白謹愿見稱恂、有古循吏風朝廷推恩累世於
是公太父海贈中順大夫清河郡伯大母何夫人贈清
河郡夫人父憲江淮財賦副總管累贈廣德路總管母
鄴氏封清河郡夫人室人沈氏封同於姑公父子自念
臣子所以報其君親雖瀝肝膽未足以罄萬分之一矧
人之生起滅在呼吸間哉審以別業之在郡城鶴舞橋
之東者舊為宋信安郡王之藏春園也基頗宏敞近為
建構雄麗而敬歸之太上教法大道上以祝釐以報君
下則立祀以報親初名之曰報恩道院舊植古松一株

於井傍大已合抱高踰數尋二百年物也道士張應玄始廬其下遂有群鶴自東南來盤旋於空久之鶴下時於松拂去經歲作巢其顛大如百斗盞每晨長鳴屢獲竒驗張既羽化復倩括蒼趙真士知微番陽蕭鍊師玄中皆克脩虛淨玄妙之學而行之為人所推重而公益厚禮之俾相繼主席仍割腴田若干畝餼其徒趙與蕭狀其事於朝乞更道院為白鶴觀當寧可之請降璽書護焉由是白鶴觀之名著於吳中矣未幾公捐館舍趙與蕭亦以次委蛻張弟子席應真博通玄典兼讀儒書踵構觀宇輪奐一新仍即觀東為祠堂以祀公及清河伯以下凡幾主每遇諱日節序用玄教薦享之夫公歷敷中外為時名臣其卒也史有傳家有廟祭有主然而公之神靈無不之所以屬厭其施心者自非揭虔祠宇晨香夕燈則何以妥公之靈也哉觀之始末故學士揭公已為之記故於基宇所設道流所聚則蓋畧焉席羽士懼更久而張氏厚施祠禮之報享併所以自列之於道家者非勒之金石則何以章示永久此祠堂記所由請作也張氏世居吳長洲之相城公之嗣子都中以蔭任黃巖州同知克世家業云

福山東嶽廟興造記

國家思所以惠安元：莫若慎選守令於是浚儀王侯
某以至正戊戌授平江路常熟州知州莅政之二年化
綏德懷民用大協百廢具舉故福山東嶽廟著興造之
績焉按福山距州四十里而近北枕大江即唐之金鳳
山也後以山形如覆釜覆與福聲相近因名之福山云
山卒起於海虞之邾聳秀深特宋仁宗至和初邑人建
東嶽廟於山上已為吳下叢祠之冠哲宗元符間復拓
其規制而侈大之及高宗渡南金兵追逐不少置東南
郡縣悉被焚蕩而福山廟與常熟縣巋然獨存吳人益
神之紹興三年邑人請於知縣施侯乞崇大廟制以答
神貺蓋岱宗遠在魯而福山則宋京畿近地東南士民
奔走祠下乞靈祈福於是福山嶽廟遂為泰岱行詞之
甲宋入職方七十有五年矣而王侯來為是州廟制非
不宏大也然歷年滋深棟宇腐撓丹腹黦昧侯即首捐
衣布之贏以獎率州人士撤去敝陋一新廟制而繚以
垣墉先是殿無前軒侯建屋若干楹庶朝謁拜跪有餘
地仍為若干楹以祠福濟李侯王以國家漕海運萬里
濤波惟天妃是賴爰即廟之左作天妃宮復別建方丈
之室以居司廟之人又作官廳若干楹以待守土吏歲
祀之日為竊惟福山嶽廟由始建至於今茲三百餘年

矣顧未若今日之極盛而甚完也於以見王侯為州有
餘力為政有餘暇神人於是誠有攸託則侯之賢其可
泯、無聞也禮五嶽視三公至唐開元中尊封五嶽加
王爵及宋祥符五年遂加帝號國家一天下禮秩百神
復加徽號以著尊崇之盛典夫岱宗既在魯由魯並海
岱東諸侯凡尸冥權以福東土者要皆泰岱宗而主之
也則岱宗於東吳有祠廟惡得以封內山川限其遠近
也哉况福山鎮峙海虞糧儲之富當東吳什之三自非
明神依憑山川以出雲雨歲何以能稔民何以能治國
家何以能有所藉於無窮其為之記以章明神之休以
著王侯之美匪誇詡也覽者固宜敬慎而無忽

無錫泗州寺記

昔泰伯東入吳建都梅里聚至今號泰伯鄉宋嘉定十
六年鄉之建安菴比丘了忠之母劉素奉佛以坊莊之
田建僧菴於鄉之壽里時菴名崇報俾了忠居之宋法
非敕額不敢造寺端平二年請於官乃以常熟縣泗州
廢寺額易崇報菴為是寺定寺制為甲乙住持而了忠
則泗州寺之始祖也忠買泰伯垂慶之田九百餘畝以
飯其徒已而忠示寂塔其骨於建安忠十傳而為宗永
值宋亡寺燬有所謂招民官張宣差者據寺田寺之徒

客散去則寺僧元吉賭寺廢墜乃別禮垂慶鄉祈福皎
公為之師資異於派故泗州寺僧却歸建安寺及至元
十年平江北禪寺乃冒認寺田於張泗州香火且絕至
大德八年寺僧懷信智明痛基業之頽墜也於是訟於
官莫之直明之邑人朱君某者捐貲以相信與明乃走
京師訟之於宣政時仁皇在青宮有以其事上聞遂降
令旨俾宣政斷寺田歸泗州論者許信明之於泗州也
侵疆克復功莫大焉先是大德十年寺僧契理建佛殿
於廢址明年仁廟仍降旨加庇護且明言契理領衆使
之住持更七年為皇慶癸丑天子復煥德音賜璽書加

外護契理於是建法堂構方丈理一傳至德言則建覺
皇寶殿若捐衣孟以繪塑佛像山門兩廡以次畢工者
則又智明也夫泰伯之為鄉也自宋迄今聚族而居者
渾、湛、蓋亦多矣然而廢興變滅不啻如浮雲求如
泗州已墜而復振至今其區：基構熙朝為璽書加護
非其徒才幹卓犖有足以動人者惡能若是哉况自國
家卹民艱難勤役及釋老穹樓湧殿一墜不復興者所
在皆是茲泗州僧徒上當圖報夫天恩下當思先人克
復之艱精脩謹守以保乎勿替不惟禪釋之教有輝而
於世道重有勸焉因釋智明請為疏顛末勒之貞珉以

昭示於永久云

簡村順心禪菴記

普應國師道振東南時所至為寶坊一切棄帶居顧尋山崖水阻草棲浪宿以自遁逃其聲光吳江簡村在震澤東南陸土腴而勢阻由垂虹橋望之其烟林聚落可指顧見也比丘理悟再世有其地可三頃餘草苫田廬僅庇風雨悟未祝髮時嘗一再延國師居之俾之安禪而却掃蓋悟雖生長大家而實心慕空宗未幾徒步登天目從國師剝落爰即是為順心禪菴而實徵師悲願道力開創厥始庶永其傳已而國師示寂悟於初心尤益勤勵寒暑一衲晝夜一簞草衣蔬餐破敝捐惡同門禪者喜悟頽然委順有若此也於是智者奮謀朴者効力撤去舊小遂成精藍一是素堅不事雕繪屋瓦鱗比出町畦中居者晝而農夜而禪刈澮溝塍近在簷檻粥魚磬鐘答響風水其三時之勤為終歲之須要皆食其力而非苟取於人見者以其役力而休心知其為勤行道者之居食其力不足則買田以給之十方禪人拏舟來者飽其飢而憇其勞俾之安居究道而期其必契必澄為主菴席者必志願敦確僉議允請其隸事徒衆則率循菴規分掌庶務其條具碑陰夫悟堅廣施心不惟

不有其質觀其放真枯寂且將不有其身誠以佛之道
溥博周徧公天下而非己得私觀於此而知易之為卦
矣夫同人于宗而有各之道及同人于野而亨宗狹而
野廣也然則儒與佛其大致雖不同然其道之行俾人
不獨親其親而子其子則亦未嘗不同也今是菴當震
澤風水之會其來者非有一日之契也然以其規程一
出於公而無私觀者固已思過半矣况國師之道厚大
深宏可以蔭永久而庇無窮則是菴之期於佛替可保
也矣

立雪堂記

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簡齋公
懸車吳下休心空寂一日語其門客鄭某曰昔普應國
師倡道天目時予先君秦國公方平章江浙以其素學
參扣於國師國師之弟子東殫三韓南極六詔西窮身
毒北彌龍沙則其近地槩可知已今中吳師子林主者
天如和尚在國師之門尤為得法上首穎異秀出者也
余今所寓與師林相參邇時：扣門瞻禮請益其為室
不滿廿楹而挺然脩竹則數萬箇與其徒休止其中蒲
團禪板如大叢林勘辨根研以發明國師之道名公貴
人向師道風恭拜跪聽獲聞一言如飲甘露然師機用

險峻傾企莫及至乎杜門却掃經歲不出予雖不敏竊
嘗觀師方以大虛空涵納沙界王公士庶貴賤雖殊生
死泡沫起滅無異自非師隨方誘掖倡明心宗則國師
之道幾乎熄矣予曾出高昌依佛為命睹茲僧寶敢同
寒蟬第以學匪房裴艱於纘頌輒為師手書二扁名說
法之堂曰立雪禪燕之室曰臥雲仍命工刻諸梓而揭
之以寓叅承之意子為我記之某曰嗚呼世習下趨豈
但人情而已要難出世間亦罕不為名聞利養之所動
若天如師者殆所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為砥柱於波
頽瀾倒之日振清風於炎埃腥霧之中也歟夫自少林
立雪傳心八百年後至普應國師而其化益隆今師上
繼普應直截眾流弘倡大法使真叅實悟之士永懷依
歸是則簡齋公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是為記

掛菴亭記

宋丞相富文忠公其子孫渡南而散處者往有之及
江南入職方故家遺轍往寄迹於釋老異教而公之
諸孫曰紫微者遂為道士於吳江之昭靈觀為屋不百
楹而神明偶像居什六七州境既狹而紫微又不樂與
凡構接恒飄有凌雲之思謝去而未能乃於州東雪
灘之上結一亭甚隘覆以綠莎僅庇風雨婆娑然儼如

一蓑之懸也遂扁曰掛蓑蓋將與三高神遊意猶未足則又繪仙山訪隱圖寘於中若將尋真蓬萊訪其師安期羨門於雲海之上以究竟黃老之說而成遐舉之願也某與紫微方外友也乞記於圖之左為之說曰神仙有無不可知然自秦以降世主每甘心焉使誠有之其神靈長年變化於兆朕之表奚必山林岩壑之間哉豈山林巖壑幽閒深閤人跡罕到仙者乃始樂居之世固有高世遁迹之士膠其光而不耀卻其名而弗居俯仰以自樂優游以終老則山棲樹巢不厭深密者古蓋多其人未必一皆然也槩亦隱者之流耳夫隱者如沮溺荷蕢之徒雖聖人不能語之化其卓識遠見世蓋有不得而聞者今豈無其人乎紫微訪而得之某雖老尚將從而究問焉

計籌山巢雲樓記

向年當塗杜真人以養身安民之道遭遇世祖皇帝論辨陳說恩光穆然已而歸休籌山其大弟子有曰姚計桂菴高士者獨得真人所傳之道脩練葆耆淵輝而神瑩玉立而長身嘗繼真人主席昇元觀：在計籌山之東真人嘗建蓬山閣以為盡得山之神秀若海上之蓬萊然姚君既羽化其弟子天台柯君德嗣號巢雲巢雲

之弟子洪善淵者乃於閣之前用其師之號建巢雲樓
樓突起於蓬山閣前群峯起伏映帶綿亘延接所謂山
之神秀又畢獻於樓之四阿樓甫成而柯君亦仙去夫
山名計籌者按吳越書以為有辛鉏者蓋有所養抱而
隱遊於此當吳越吞噬時范蠡嘗從鉏問所以取吳之
策鉏與偕登之觀覽指畫若規見其勝負然者故得名
夫杭之諸山雖皆原於天目其龍拏鳳翥傍枝次脈氣
勢飛舞而沓至則皆莫若計籌之一山故宋楊和王沂
中即中山以為墳昇元觀乃其香火院也方真人在京
師時世皇思遇殊厚然每日乞南歸江南名山川非不
多而真人獨孳愛戀乎一計籌則山之奇秀槩可想
見矣昔真人延予蓬山閣上較讐群書巢雲樓未之建
也迨今四十寒暑矣顧予方飢驅餬口於吳中雖欲復
遊山中莫可得茲冬舟過婁江會善淵於婁江之玄真
道館念予嘗承真人知遇之厚端來吳介道侶步宗浩
甫請予為樓記也夫計籌之為山固予所熟游善淵又
指畫言巢雲樓得地之勝雖未能登斯領覽而巖巖之
能度松杉之鬱茂泉石清出而棟宇深靚則固已了然
心目之間因為善淵言昔遠古之初固巢居矣禮運所
謂橧巢是也及聖人者出創為宮室上棟下宇民安攸

居故莊周氏以為樹處則惴慄危懼將以矯齊物情夫何唐時又有年老隱者以樹為巢寢息其上而謂之巢父耶若雲可巢則李太白詩有謂吾將此地巢雲松故山翁巖叟往：自號巢雲夫雲為陽氣山川所由出晴雨變態甚為不一至峯巒林壑高深幽密之境則雲在堦除在軒窓在几席近有在床榻者是雲可接可攬可畊而或可卧者烏不可巢耶况爾仙真往來乎太虛恒以雲為乘矣則樓號巢雲要不為過且善淵名樓不忘其師尤可嘉明春當來拜真人蛻冢其樓四向景致予雖老尚為賦之

純素齋記

楚漆園吏以內聖外王之道斂之於精神純一之中廼曰其人純素可為真人夫真人者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早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世惡有若人哉蓋指此心而言也人之為心湛然純白一念萬年則雖為賢聖為佛祖要豈能外於此哉東晉遠法師在廬山脩念佛三昧謂之脩白業夫白與黑對暗還黑日明還白雪：山大沙門教學佛者至矣盡矣又豈待予言也哉吳僧如瑛者號白石潔素而好脩依止磧沙寺毅公丈室為侍者乃取漆園吏之言扁其齋居之室曰純素漆園之言不惟

是而已又曰虛室生白吉祥止：漆園著書時佛之為
教東震旦未之聞也良以佛教寂滅而莊助老氏者其
教清淨清淨而虛無虛無而寂滅要不可歧而為二雖
周之書肆行而與其言自相脗合也瑛也浣濯其心身
服膺乎佛祖之所垂訓則雖拾薪鬻石山顛水涯精進
不惑則將見純白真人無二無雜我即真人真人即我
雖佛與祖亦何異哉瑛年未三十能精進不退定以予
為知言至正己亥玄月朔記

虛白室記

西隱菴在吳城葑門東一舍而近郡高僧賢哲翁之所
建也菴非有廣殿脩廊之宏麗然當江湖之會文漪驚
瀾天光雲影朝夕晃漾簸蕩在几席間蓋亦精藍云其
徒在別峯於菴東南剏一淨室扁曰虛白索予記之予
嘗讀莊周氏之書曰瞻彼閔者虛室生白謂人能遺聲
色之雜去嗜慾之擾而一任夫性則道集太虛之宅而
純白生焉其義若此周蓋老氏之流別峯佛者也老佛
果同道乎不然老之道清淨亦在乎養性佛之道寂滅
亦在乎見性：無不同與生俱生而不可不養者也苟
能養而有所見則本性虛明舉天地萬物莫逃乎明鑒
之下何虛之不生白也哉別峯寂然燕坐是室以息群

動則必心靜性靈四維上下皆成虛空雖晝之日夜之月其光明亦同普照十方矣何有執着乎何有垢乎佛乎老乎莫之同乎莫之異乎此少林指以單傳而神光遂入於雞足山者其能外此虛白否耶姑反訊之用以為記

趙州守平反冤獄記

儒者存心不累於物故能超然遠覽於情偽之表流俗之人則不然遇事屑：較彼我計利害心非不知其事之枉直也顧乃怵於浮言惑於妄議局：保自己而彼之黑白有不暇計焉於戲使人盡如此則所謂司平於我者我何賴焉夫司平者非一端然莫重於獄：者狴犴之中捶楚之下酷吏所煅煉至有反是實者夫反逆天下之大惡也平人不勝其楚而曰反是實焉由此言之它可知已惟其心不累於物者鑒空衡平為之體妍醜輕重舉莫逃焉一為煅煉文致之所惑而不推其情狀所由起未有不錯繆者矣然人心日偽世道日降荃蕙不能化茅蕝矣况其他乎則其呼吸之間變詐機巧旁午蠶出竊謂皋陶復生於今亦豈能悉其情與狀夫儒者其用心萬無過於皋陶也然於滋偽愈詐之日其心不為流俗之所移也乃能洞見其情而不惑斯其所

以為可紀錄也歟王昉字季境其先閩人大父中書平章公其父則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本齋公也至元五年任淮東宣慰司奏差未幾侍父病歸吳下終喪仍往淮東陞都府宣差至正八年八月十六日府同知上任而昉職掌堂食公宴當其職所隸所謂茶酒夫翟四者以蔬飭不謹令別具鮮潔翟不從乃叱直廳軍夫戈占負翟四令獄卒張全隔衣笞其臀兩下昉以張笞不力也奪張手杖自捶之亦兩下耳翟方整換蔬飭終宴逮暮方散去翌日翟復到府署少頃即歸時維揚大疫染者多暴亡蓋翟已染疫顧身隸官其出乃強勉更四

日翟四者死府饗人鄧德者翟疎遠親戚也嘗以割烹遭昉撻於是嗾翟妻蕭訟其夫死不以命先是揚州路錄判石琪目擊昉由元戎以下以其名臣子禮遇有加每詣事昉恒欲具酒以啗昉：拒絕之兼以驛騎數不足昉烙琪所乘馬以足之琪志無所洩及見翟妻訟夫遭昉撻死乃大喜教蕭以為翟不死於杖而死於昉用靴脚疊踢其夫臍右凡兩脚於是翟殞命昉既就逮戈占等証佐不得同琪為畫策別立証同証佐而加之榜掠驅拽且更卷十六日字為十八日所以誣陷昉者無不至兼帥府憲府兩不相干錄事司不能無觀望而得

以高下其手焉。既不勝苦楚，亦自誣服。獄成上府，凡因在禁憲府，當以時獻。既或審異，獨漏。既不知加省錄及憲長，它除揚州路及憲府，以既家屬訴冤頻切，乃始選委泰州知州趙公威鞠之。公即追蕭所告狀，反覆披閱，見擦洗告日兼証佐皆非當時與見。既捶翟者檢翟死，既在八月廿一日。緣何江都縣繳申屍圖，却在九月十四日。兼訟既踢翟死，公論甲舉右足當踢乙身之左，緣何訟既舉右足踢翟而踢傷痕反在身之右乎？使誠以臍右致傷，翟當即死。緣何更五日後乃始死乎？凡所以誣既者，卷紙色不同，墨濃淡亦異。兼既招辭皆非。既手書公既洞見底裡，即命吏以此數端立案駁問。談吏莫矜，以下誣証件作等四十餘人，或首或招，盡發石琪所謀而琪避罪逃去。於是既之遭誣乃始平反，而明著於淮甸。既冤既伸，而公以文章之純、道德之懿、英聲茂實、海內傳誦，於是聖朝召拜翰林待制。予念參政公無恙時，既嘗從予游，聞參政卧病久，其薨至無以為斂。忠愍公死，王事朝廷，賜田十頃於吳，以贍其家。舉族之人食賜田者常千餘指，而賜田所入每缺於水旱，故其家窶困日甚。重以既不幸遭誣，既在獄，其家訴冤入淮，幾二載，囚糧不可以飽。既諸兄弟更貸以救既，垂死非公

以儒者用心不為威怵言移灼見冤抑即為平反則
死犴狴必矣夫能平反冤獄國有賞典豈公所喜哉傳
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顧儒者心術之純不
惑於文致煅煉不動於是非利害曲必為直之枉必為
伸之蓋其心初不求人知而人自知在公不加喜人不
知在公不加愠此儒者用心之恒使善於頌公者必曰
陰德陰德云夫德必積而後成然其積之也要亦行其
所無事今天之所以報公者將由掖垣論思獻納匡益
聖明以福海寓則凡天下誣枉者豈特旼哉將使沉寃
盡雪枯朽蒙惠人心和於下天心悅於上是皆公能以

道參輔廟堂儒者所能致非公尚誰望之